



郭仲强著

千万别当赌徒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千万别当赌徒 (1)
- 苦 爱 (135)
- 璇宫秋恨 (167)
- 巨款突然丢失 (214)
- 白鹅潭行动 (255)

千万别当赌徒

赌钱者，赌情者，都被称之为“赌徒”。赌博人生者，更是可怕的赌徒！
笔者衷告世人：千万别当赌徒！

题 记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市对外友协在东方宾馆二楼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春节联欢会，招待在市里的外国朋友和港台澳企业家、爱国友好人士。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有幸得到一张请柬。

联欢会安排了省市许多著名的歌星和艺术家登台表演。这些艺术家都是经常活跃于省市屏幕的舞台的人物，他们精湛的表演，常常博得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相形之下，那些外国朋友表演不是他们特长的艺术节目，就显得拘谨、甚至有些生硬了；只是他们表演得那么认真，一丝不苟，倒也赢得一阵阵会心的微笑。对他们的表演，文明而大度的观众没有存什么奢望，更不去苛求；只期望通过联欢，得到情感的沟通与共鸣，这便是最大的收获了。

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台上唱，台下纷纷交头接耳，议论、交谈、沟通，双向平行发展着，各得其乐。我知道那是因为表演的时间长了一些，有一些节目又不那么紧凑、精

彩。观众又有点累了，不那么专注了。

忽然，隐蔽地置放在剧场的各个角落的音箱传来了一阵优美而熟悉的旋律。“友谊地久天长”，我禁不住轻轻地叫出声来，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世界名曲之一。随着我的视线向舞台上投去，只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在台上自弹吉他用英语唱着这首歌。听得出女郎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高低音转换处，声腔还不那么圆润、婉转。但那真挚的感情，通过如凄、如诉、如泣、如醉般的旋律，酣畅淋漓地流泻四溢，立刻就把成千的听众征服了，宽敞华丽的剧场变得鸦雀无声了。

哗！

歌声停下几十秒钟后，观众才从如痴的梦中苏醒过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第一次出现了高潮，金发女郎不习惯地重新出来谢幕。那些专业的演员嫉妒得要死。

在听众的热烈要求下，金发女郎又用娴熟的中文重唱了这首歌。观众又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人们都沉浸在从未有的欢愉中。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观众在前四五排了座位上，一位打扮得雍容华贵的女士悄悄地站了起来，尽量以不引人们注意的步子，向大门走去。我看见女士用纸巾轻轻地擦拭眼角，我猜想女士一定是被金发女郎的演唱感动得不可自持了，才提前退场的。

“怎么啦，有兴趣吗？”坐在我旁边的小黄轻轻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极力分辨着。但是我的脸却发烧了，耳根也热了起来。虽然没有照镜子，我还是能想象得出

自己的脸一定红得很厉害。这种异常的表现是不打自招。

“别瞞我了，你的一丝一毫的变化，全都逃不出我孙行者的金睛火眼。”小黄是一所大学的讲师，又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目光敏锐，才华横溢得有点咄咄逼人，“我相信我的感觉。”

“小老弟，是不是我还欠你五分钱没有还呢？”我挂起了“免战牌”。他高八度的话音已经引起邻座观众的侧目。我怕影响不好，求饶了。

“你也别这样敏感了，我不是那种意思。”小黄得意地笑了笑，他知道自己胜利了，又摆出一副 Gentleman 的风度，不再穷追失败了的敌手。

“我根本就没有那层意思，真的。”我就差着还没有发誓。

“得得——”他做了个休止的手势打断了我的话，“用不着发表什么声明，我完全相信的。我知道这位女士的一些轶事，人家是香港的‘老细’，你是什么？一个穷酸秀才，风马牛不相及，能有什么瓜葛？我是说，这位女士有一段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篇可读性极强的纪实文学作品。”

“这么说，首先感兴趣的是你了”我反攻了，抓住了这难得的机会。

“当然。”小黄供认不讳。

“你想采访？”我知道小黄最近在省市的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颇具轰动效应的纪实文学作品。

“能不想吗？”

“采访了？”

“没有。”

“为什么？”

“女士本人拒绝采访。”

“也许你开价太大了，把人家吓坏了。”

我愣了一下，感到很不好理解。我知道眼下许多企业都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单纯地在报刊电台上登广告，已经显得不新鲜了，而是改用重金请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为他们撰写广告文学。小黄这样小有名气的作家主动上门采访，作为一个开明的“老细”，应是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却碰壁了。我沉吟半晌。

“我压根儿就没有开价，我不准备把这作为一篇广告文学去写。”小黄说，“我先找到她的公关小姐，一见面就先声明，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一个‘仙’也不要的，而且，在稿子写好后自找‘婆家’。”

自找“婆家”就是自找发表作品的报刊。有些报刊在发表这些广告文学时，总是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时还真砍得鲜血淋漓的。

“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故伎重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取笑地说。

“冤枉矣哉！”

“那么阁下居心何在？”

“为了轰动效应！”

“真能达到？”

“我坚信。”

“那么，你应该锲而不舍。”我举起茶杯，以茶代酒，“祝你成功。”

“我失败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他告诉我，他通过许多途径，想过许多方法，结果，最后只能和她的公关小姐谈了几分钟的话，她本人始终没有单独和他见面，

是我在近几年的采访中，遇到绝无仅有的事情。”

“老兄不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吗？”我有些幸灾乐祸了。

“你也不见得比我强！”他反戈一击。

“我要是能呢？”

“花园酒店旋转餐厅上见面！”

我们勾了勾指头。

当然，我不是为了赢得这位自视甚高的朋友。大家彼此都那么要好，犯不着计较一日之短长。而是这位神秘女士的身世引起了我的兴趣。几年来，写了一些广告文学之类的东西，很有些腻味了，和同行聚会时，总觉得有点抬不起来。得开辟一条路子才行，我自己实在不甘心墜落下去。

二

小黄很够朋友，他给我提供了他所了解到这位港商的全部情况，三十出头少妇、漂亮、潇洒、有风度、有魅力，还会写诗、绘画，更会做生意，只用二年多的时间，就在市里建起了一间颇具规模的食品公司，投产后已经挣回近四分之一的投资。最后，他还交给我一张印刷精致的烫金名片。

华 茹

香港新雅集团副董事长

广州新雅食品公司总经理

乳黄色的名片，还散发着一阵淡淡的幽香。我心中突然感到困惑不解，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商品经济活动象一阵旋风似的席卷神州大地，十亿人展九亿商。出现了诸如羊毛大战、铝锭大战、桂皮大战……这些“战争”虽然不如两伊战

争那样硝烟四起、血肉横飞，但也不是“小夜曲”般的静谧平和，有的还真“战”到你死我活，不乏跳楼、锒铛入狱，甚至外逃之事。既是“战”，不免会有“战”的紧张、残酷，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脂粉气极重的少妇联在一起的。

没有等到联欢会结束，我便紧跟着这位少妇步出场去。我匆匆地走下楼去。我想在这位女士离宾馆前，瞅个机会打个照面，留下第一印象。但我还是慢了一步，错失了良机。走出大门时，我只见到她的背影。接着，她坐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扬长而去了。

幸好我有她的名片，名片上有她详细的地址、电话、传真，甚至还有BB机的号码。我自自然不能乘出租车去追她，那是电影上安全人员的特权。我们单位那位肥会计绝不会给我报销车费的，只有挤公共汽车的几份。一辆、二辆，全都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似的，我挤不上去。忽然，我的视线无意中接触到路旁的电话亭，我灵机一动地掏出电话磁卡塞进电话机里，想给这位“老细”先挂个电话。我知道她的公司离这儿不远，只要道路畅通，出租车仅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开到的。而我这儿已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我想象得出，这会儿华菇经理该已回到她明亮宽敞的经理办公室里，一边品着热气腾腾的雀巢咖啡，一边掏出小镜子补妆。

为了不致于扑空，只有先给她挂电话。

但是，当我拿起话筒，听见电流的响声时，我又改变了主意。我想起了小黄失败的教训，我知道先挂电话只是有害而无益的。我决定不打招呼，就直接闯去，来个出其不意。

“有什么事吗？可以告诉我吗？”接待我的是一位漂亮的公关小姐。话说得很客气，但却是明白无误的挡驾。

“我是记者，想采访你们的总经理。”我有些生气了，

只好亮出记者证。

公关小姐微微一怔，看得出她不敢得罪这些“无冕之王”。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她才说，“预先约好了吗？”

“需要预先约好吗？”我挑衅地问道。

“一般来说是要预先约定的。”公关小姐嫣然一笑，“对你林生这样的贵宾，当然不能这样的。”她习惯地把“林先生”的“先”字省略掉，更显得亲昵而有风度，令对方有气也难以发作起来。

我的气立刻消了许多，“那么，能给我通报一声吗？”

“对不起，华总不在。”

“上哪去了？”

“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

“春节联欢会，是吗？”

“对，林生你也去了？”她突然感兴趣瞟了我一眼。

我点点头，“我以为她先回来了。”

“没有回来，真的。”她以为我不信。推开经理室，里面果然是空荡荡的。

“请问华总经理住在哪儿？”

“如果有必要，华总会自己告诉你的。”

“放心，我不是14K党人。”我轻轻地刺了对方一下。14K党是香港黑社会组织，什么坏事都干，包括绑票、谋杀。

“林生想到哪儿去了。”公关小姐连忙说，“如果林生真想见她，让我先和她打声招呼，好吗？”

“随便。”我硬梆梆地甩过去一句。

她没有计较我的态度，她拿起电话，用身子遮住电话机，不让我看见她按电话数字的手。我识道她怕我看见的手

势动作，会默记不她“老细”的住宅号码，将会给主人带来无尽的骚扰。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她将我的身份和要求转达给神秘少妇，聆听了少妇的指示，然后转过身来，歉然地笑了笑说，

“对不起，林生，以后约个时间好吗？”

“华总拒绝会见？”

“哪能呢？她今天确实没有时间。”

“十分钟，或者五分钟，先在电话上打个招呼，行吗？”

“不行了，她现在恐怕已经出门了。”

“上哪去？”

“回香港过春节。”公关小姐告诉我，华茹是乘下午六点的飞机赶回家里吃晚饭的。

“什么时候回来？”

“恐怕要等到过年以后。”

“这么说今年不行了？”

“大概是的。”

“你们的经理好大的架子呢？见一次面得排队等上两年了。”我凄然地苦笑了一声。

“林生，没有这么严重，初五她就回来了，不就是十天的时间吗？”

“好吧，等华经理回来，请将我的名片交给她，就说请她约个时间见见面，好吗？”我无可奈何地留下了名片。

“好的。”公关小姐很得体地说，“一有消息，我会给林生打电话的。”

然而，我足足等了二十天，仍然没有接到公关小姐的电话。

我真不想去了。那么大的架子！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有一天，小黄登门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明知故问。我知道他是来索债来了。

“我说，是不是该我请老兄上花园酒店旋转餐厅了？”小黄不无得意地取笑我。

“现在下结论，你不觉得为时尚早吗？”

“可是，我已经从蛇年等到马年了。”

“实际上才二十多天。”我分辩地说。但我心里却不能不着急了，我决定再作最后的努力。

我接通了新雅公司经理室的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位彬彬有礼的公关小姐：

“你是林生吗？”

“对，是我。”我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见过一面就能在电话上辨别对方的声音，我不由得赞叹公关小姐惊人的记忆力，“我的事，你和华总、华小姐说了吗？”

“当然说了的。”

“怎么样？”我预感到情况有点不妙。

果然，公关小姐歉然一笑说：

“对不起，年初业务很忙，华总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看来，这是一种托辞，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有点生气了。”

公关小姐连忙申辩：

“没有的事，请林生放心，我正在安排。”

我沉吟半晌，忽然向她提出：

“那么，我现在和她通话，好吗？”

“这——”

“只要一分钟，讨个口实。行，或者不行，只要得到个肯定的答复，我也就死了这份心。”

公关小姐犹豫了一会，她也遇到了难题：

“她现在不在这儿。”

“在哪儿？”

“住处。”

“电话？”

公关小姐又是沉吟了一会儿：

“好吧！你稍等几分钟，我给她拨个电话。”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两分钟后，电话铃声重新响了。

“林生吗？对不起，让你等久了。”电话里传来公关小姐甜甜的声音。用这种声调把你骂一通，也很难使你生气的。”

“又是业务忙，挤不出时间，是吗？”

“不，她就出门，迟一分钟拨电话真找不到她了。”

“又是回香港去？”

“林生，你怎么知道？”

“我瞎猜的。”

“你们当记者作家的就是聪明。”

“可惜山外还有山。”我不无自嘲地说，“你们华总更聪明，这不，你全都看见了，我可是一次被人耍了，就象马戏团的猴儿一样。”

公关小姐噗哧地一声笑了出来，也许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止住了。然后，以极其认真的口吻说：

“林生，你误会了，这可是真的，今天星期六，华总的的确确是要乘最后一班车回香港度周末的。星期一，也就是后天早上乘头班直达车回来。她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下个星期五下午，你能不能安排出时间来？”

“不再玩我了？”

“林生，你可真幽默。”公关小姐朗朗地笑了，“就这么定了。”她给我说了华茹的住址：

“到时候你自己去，好吗？”

“好的。”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终于从“无期”改判为“有期”。虽然，屈指算来足足还有一个星期，六天之久，144个小时，折算成分秒，那可是一组天文数字，漫长而又难耐。好在手头还有其他的稿件要采写，蛮可以运用华罗庚教授的统筹法，安排好这段时间。

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珊珊地来到了，四点五十分，我便走出编辑部。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分钟到达华侨酒店。按公关小姐提供的楼层房号，我很快找到了华茹住的房子。我再一次核对了房间的号码，深深地吸了口气，调整了情绪，然后举起手轻轻地敲门。

“是林生吗？请进。”门很快启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正是那天联欢会上提前退场的少妇。那衣着、风度仍然是保持联欢会的模样儿。

“你就是华总？”我握着她伸过来纤细的四只手指，感觉得出她是出于礼仪性的，手指没有发力，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我没有权苛责对方。

“啊？你是叶青？”她立刻认出我了，惊喜地叫出声来。虽然，是轻轻的。

“你——你是绮绮！”我也认出她了，与此同时，我心

里涌起一丝疚愧。我自责这几年来，什么都没有长进，唯有眼镜的近视度数越来越深了。如果说在联欢会上隔十几米远，认不出绮绮尚情有可原的话，此刻，近在咫尺面对面站着仍然没有看清，那就很说不过去了。这只能说明我心里没有她。

我们怔怔地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她有点伤感。

“我也没有想到。”

“本来应该早一点的，可你为什么改名了？林剑？可让我苦苦回忆了好一阵，结果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那是我的笔名。”

“连姓也改了。”

“为了表示对妈妈的爱，妈妈姓林。”我说，“你呢？不是也改了吗？”

“我没有改姓。”

“你原来的名字多好啊，绮绮，又好听，又有诗意。”

“生活里可不尽是诗情画意，更多的是灾难和不幸。”

“于是就改为‘茹’，含辛茹苦？”

她不置可否地凄然地苦笑了一声。忽然，也轻轻地惊呼道：

“哎哟！我们怎么这样傻？给自己在门口边罚站呢？快进来坐。”

她闪身让我走进屋里。点烟。沏茶。沉默。原来想好的采访提纲，竟派不到用场了，名词忘得一干二净的。

“那回，你真不该不辞而别。你让我等得好苦啊！”我首先打破了沉默。

“对不起，我没有料想到。”

“我连等了三个晚上，我还以为我记错了约定的时间，就在流花公园假山旁那棵古老的棕榈树下。”我记得为了表白我的心是专一的，我特地约定她和我在棕榈树下会面。棕榈树只有一条心。

“我的傻叶青！”绮绮已经泣不成声了。

四

真的，也许我太傻了。过后好长时间我还这样想。

我足足在棕榈树下等了三个晚上，仍然没有见到绮绮，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你一定要来的。”

“一定要来的。”

“不见不散。”

“见了才散。”

就凭着没有发誓。我们之间无须来发誓。她从来没有骗过我的。我绝对地相信她的，百分之一百地相信。退一万步讲，爽约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损失；对她，却是决定她今后命运的大事，我肯定她一定会来的。

那年的秋天，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报社工作。在报到后，我藉口要处理一些事情，需要迟十几天才能来上班。报社领导通情达理，压根儿没有盘根究底问我要处理什么事情，便恩准了我的假。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回到插队的村子探望还留在农村里的绮绮。为了不在梨下整冠、瓜田纳履，我们已有好久没有通信了。整整四年了，我一直没有回去过。这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感情上的原因。要知道，我们这一届

大学生是最后一批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生。在这之前，我们曾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仅仅是一年以后，人们的价值观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恢复高考后，择优录取的结果，比我们低一届的小老弟，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他们以咄咄逼人的锐气，一踏进校园，便很快就把我们这班被推荐来的老大哥、老大姐排挤出历史舞台去。他们组织起星星文学社，他们的文章占领了墙报上的绝大部分篇幅，被淘汰的危险在威胁着我们，使得我不能不暗暗使劲，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泡图书馆里，间或跑教授家里请教一些问题。就连几个寒暑假的时间，也都全部拚上了。有时候，拚得实在太累了，也想走动一下，想回到插队的村里看望一下老朋友。上山下乡对我们国家来说，也许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对我这个具体的人来讲，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是通过上山下乡曲线上大学的。这是一种机遇，我忘不了为我创造这种机遇的人。人，总得讲点良心。

然而，另一种感情又战胜了我这种报恩的念头。我不愿意见到这些恩人；不是厌恶，而是怕见面后可能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尴尬局面。因为，在上大学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所尊敬爱慕的姐姐似的绮绮和支部书记的儿子何标结婚了。我伤心透了，一连几天怅然若失，茶饭不思。

水性扬花？我心里狠狠地骂道。我发誓不再回到那个令人咒诅的小村庄，再不愿看见这种背信弃义的人。

三年过去了，也许时间冲淡了记忆，也许是良心发现了，我突然决定要回村里去看望故人。人家毕竟与我无仇，至少是有恩的。

我故意先在一些农友家里走动。然后，才找到支部书记的家，看望我特意要看望的人。

“何书记，我来看望你了，谢谢你的关照。”我竟大白天撒谎，我变得那样虚伪，耳根发烧了。我感到局促不安。

“哪里，哪里，完全是党的正确路线。”何书记撇一套娴熟的官腔。

寒暄了一会儿，我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何书记也敏锐地觉察到什么了，但是他毕竟是有涵养的人，没有点破，只是没话找话地问我学校和家里的情况，我只是敷衍地客套地答话。谈话不可能深入，双方都渐渐感到乏味疲倦了。

“留在这儿吃饭吧！”何书记征询地说，上身微微地动了一下。

我知道这是谈话结束的暗示，于是连忙站起来。

“谢谢何叔，我还要到几家走走。”我胡诌了几家人的名字。

“别客气，一顿饭算不了什么。”何书记却认真起来，“桂英，捉只鸡来杀吧！”他扬声招呼着他的女人。

“哎！”书记的夫人真的抓起一把米撒在地上来引鸡。

“以后再说吧，这回真的有约了。”我连忙答道。我知道支部书记不是诓我的，因为我不再是往日插队的“插友”了，而是镀过金的大学生，而且还是报社的记者，彼此间地位的从属关系，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支部书记需要结交我这样的朋友。

“以后再请就怕请不到了。”桂英笑着说。

她的笑声，在空荡荡的一座新楼房里回响，我心里猛地颤了一下。这时，我才注意到别后几年，书记的家又鸟枪换